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至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沈智

三朝北盟會編　紀事本末類

提要

臣等謹案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宋徐夢莘撰夢莘字商老臨江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為南安軍教授改知湘陰縣官至知賓州以議鹽法不合罷歸事蹟具宋史儒林傳夢莘嗜學博聞生平多所著述史稱其恬於

榮進每念生靖康之亂思究見顛末乃網羅舊聞會粹同異為三朝北盟會編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迄紹興三十一年上下四十五年凡勅制誥詔國書書疏奏議記序碑志登載靡遺帝聞而嘉之擢直秘省云云今其書抄本尚存凡分上中下三帙上為政宣二十五卷中為靖康七十五卷下為炎興一百五十卷其起訖年月與史所言合所引書一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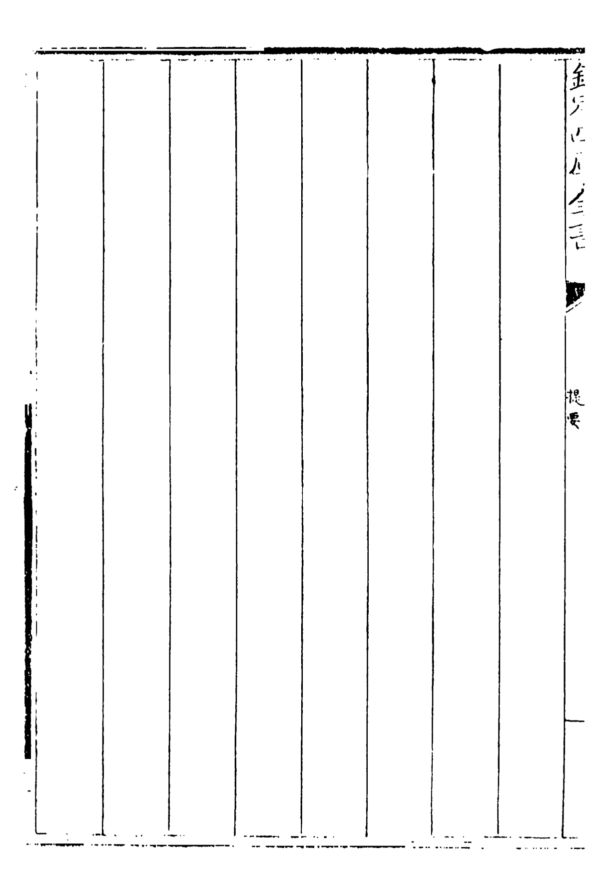
二種雜攷私書八十四種金國諸録十種共一百九十六種而文集之類尚不數焉史所言者殊未盡也凡宋金通和用兵之事悉為詮次本末年經月緯按日臚載其徵引皆全録原文無所去取亦無所論斷蓋是非並見同異互存以備史家之採擇故以會編為名然自汴都喪敗及南渡立國之始其治亂得失循文攷證比事推求已皆可具見其所以

然非徒餖飣瑣碎已也雖其時說部糅雜所記金人事迹往往傳聞失實不盡可憑又當日臣僚劄奏亦多夸張無據之詞夢莘概錄全文均未能持擇要其博贍淹通南宋諸野史中自李心傳繫年要錄以外未有能過之者固不以繁蕪病矣考夢莘成此書後又以前載不盡者五家續編次于中下二帙以補其闕靖康炎興各為二十五卷名曰北盟集

補令此本無之殆當時二本各行故久而亡佚歟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

宋 徐夢華 撰

政宣上帙

起政和七年七月四日庚寅盡政和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己卯

政和七年秋七月四日庚寅登州守臣王師中奏有遼人薊州漢兒高藥師僧郎榮等以舟浮海至文登岸詔

師中募人同往探問以聞　先是政和元年朝廷差童貫副鄭允中奉使遼人有馬植者潛見童貫于路植燕京霍陰人涉獵書傳有口才能文辭長於智數見契丹為女真侵伐邊害益深盜賊蜂起知契丹必亡陰謀歸漢說貫以邊事是時童貫奉密旨使覘其國於是約其來歸植數上書奏上喜賜姓李名良嗣蔡京童貫力主之以圖取燕時薛嗣昌和詵侯益揣知朝廷有意幽薊並迎合附會倡為北事和詵知雄州以厚賂結納朔方

豪傑士多歸之以收燕山圖來上又中山守張杲高陽關安撫吴玠亦獻議燕雲可取河東經畧薛嗣昌得河朔諜人之辭往往潤色以希禁密意每陛對論及北事輙請興師嗣昌又委代州安撫王機探伺遼人之隙陳攻取之策時武應等州屢來投附機悉接納又有王師中全家來忻代上詔令師中知登州以伺其事然未有以發會是年登州奏有遼人船二隻為風漂達我駝基島乃高藥師曹孝才及僧即榮率其親屬老幼二百人

因避亂欲之高麗為風漂至州具言遼人以渤海變亂因為女真侵伐女真軍馬與遼人爭戰累年爭奪地土已過遼河之西今海岸以北自薊復至興瀋同咸州悉屬女真矣登州守王師中具以奏聞上命中使押詣蔡京第令童貫僉議京貫因同具奏國初時女真常奉貢而太宗皇帝屢市馬女真其後始絕今不若降詔遵故事以市馬為名令人訪其事體虛實如何上可之詔登州守臣王師中募人同高藥師等賫市馬詔泛海以往

探問其後通好女真議兵相應夾攻滅遼國家禍變自是而始　蔡倐北征紀實曰政和元年童貫副鄭允中奉使北庭其遼主天祚欲與童貫一相見因使貫覘其國北討之意已形於此而中外未知也然其時天祚方肆縱欲見貫者但希中國玉帛奇玩而已而中國寖侈亦自是而始故貫所齎奇腆至運二浙髹藤之具火閣書櫃牀椅之屬悉徃以遺之相誇尚而已貫回其所得珍玩亦甚厚允中以尚書為奉使而貫以節度使為之

副皆非故事也至二年有燕人馬植來歸上遣承受童師敏賫御筆但書馬植二字傳旨詢問可約否然馬植者已自藏于童貫家矣植後賜姓李名之曰良嗣俄又賜姓趙累遷至修撰遼人以為言中國但謂無有然遼時已昏亂雖來索亦不急也故良嗣得以安良嗣又時論遼人事宜以動朝廷且謂天祚者乃是弑其祖老國主而自立言多捭闔童貫遂繇登州海道使之以使女真天下之釁自此始焉　封有功編年曰政和五年

歲次乙未春三月辛未朔二日壬申大遼李良嗣密遣人來雄州投蠟彈云天慶五年三月四日遼國光祿卿李良嗣謹對天日齋沐裁書拜上安撫大學足下良嗣族本漢人素居燕京霍陰自遠祖以來悉登仕路雖食祿北朝不絶如綫然未嘗少忘堯風欲投中國而莫遂其志比者國君嗣位以來排斥忠良引用羣小女真侵凌官兵奔北盜賊蜂起攻陷州縣邊報日聞民罹塗炭宗社傾危指日可待邇又天祚下詔親征女真軍民聞

之無不惶駭揣其軍情無有闕志良嗣雖愚䓂無知度其事勢遼國必亡良嗣日夜籌思偷生無地因省易繫有云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語不云乎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良嗣久服先王之教敢佩斯言欲舉家貪生南歸聖域得上先人丘墓以酬素志伏望察良嗣忱誠不妄憫恤轍魚代奏朝廷速俾向化儻蒙容旨允其愚懇預叱會期伏俯前去不勝萬幸和詵具其事聞奏上令太師蔡京太尉童貫共議可否十日庚申京與貫奏云自古

招徠國之盛德又况遼國用兵軍民不附良嗣歸明故當收留乞敕和詵密諭其來使宜暫令良嗣回期以四月一日夜入境夏四月庚子朔良嗣等夜分越界河初九日戊申良嗣入雄州庭謁詵詵使人掖上廳各具禮贐是日詵奏朝廷有旨令良嗣赴闕十八日丁巳良嗣見于延慶殿上親臨軒慰勞禮異上問所來之因即奏上臣國主天祚皇帝耽酒嗜音禽色俱荒斥逐忠良任用羣小遠近生靈悉被苛政比年以來有女真阿固達

者知天祚失德用兵累年攻陷州縣加之潰卒尋為內患萬民罹苦遼國必亡願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順伐逆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願陛下速行薄伐脫或後時恐為女真得志蓋先動則制人後動則制于人上嘉納之遂賜姓趙授朝請大夫祕閣待詔又曰朝廷既有意于燕雲而蔡京為國興利以備兵興夫用仍行香茶鹽礬等法令州縣立遞年租額以最殿考其賞罰守令奉行罔敢少怠又有和

糴均糴對糴衘糴以備軍食累年于兹民力遂耗所甚者商人賣法重獲厚利朝廷糴本元降州縣輸納者實未嘗得悉為官吏所有天下多故京啟之也

八月三日戊午登州守王師中既被詔乃選擇將吏得七人各借進武校尉差平海軍指揮兵船同高藥師等行

二十二日辛丑高藥師等下船往女真至彼境北岸相望女真巡海人兵多船不敢近幾為邏者所害遂復回

政和八年正月三日丙戌高藥師回至青州高藥師至青州還奏謂雖已到彼蘇州界望見岸上女真兵甲多不敢近而回守臣崔直躬奏其事於是上爲赫怒專下宣撫司委童貫措置應元募借官過海人并將校一行并編配遠惡委王師中選有智勇能吏再與藥師過海體問事宜通耗女真軍前講買馬舊好降御筆通好女真事監司帥臣並不許干預如違並以違御筆論

四月二十七日己卯遣武義大夫馬政登海軍卒呼延

慶同高藥師等過海至女真軍前議事　童貫與王師中選馬政可委呼延慶善外國語又辨博同將校七人兵級八十人同高藥師去女真軍前　太宰鄭居中奏乞守盟誓罷遣女真人使　時太宰鄭居中奏乞罷使女真之人又於朝堂責蔡京曰朝廷欲使人女真軍前議事夾攻大遼出自李良嗣欲快已意公為首台國之元老不守兩國盟約輙造事端誠非廟筭且在昔章聖皇帝與大遼昭聖立誓至今幾二百年兵不識刃農不

加役雖漢唐和戎未有我宋之策也公何以遂與此舉且兵者不祥之器勢不獲已即可暫用昔景德中遼人舉國來侵真宗用宰相寇準之策親征後遣使議和自此守約不復入邊者三十九年及慶歷中契丹聚兵境上以求關南地為名仁宗用富弼報聘增幣觀真宗仁宗意不欲動兵恐害生靈堅守誓約至今一百七十年四方無虞今若導主上弃約復燕恐天怒人怨切在熟慮無貽後悔事繫宗廟豈可輕議又况用兵之道勝負不

常苟或得勝則府庫乏於犒賞編户困于供役蠧國害民莫過此也脫或不勝則患害不測京曰上歲幣五十萬疋兩故有此意居中曰歲幣五十萬疋兩比之漢世和單于歲尚給一億九十萬西域七千四百八十萬則視今與之幣未為失策又漢永初中諸羌反十四年當時用兵用財二百四十億永和後復經七年用八十萬億且前古之主豈忍以中國之富填于盧山之壑委于狼望之北哉盖聖人重惜生民之本也載在史策非妄言

也京曰上意已決豈可沮乎居中曰使百萬生民肝腦塗地公實使之未知公異日如何也遂作色而起　知樞密院事鄧洵武上書乞守信罷兵保境息民　鄧洵武家傳曰時上意感動欲興師蔡京謀起燕兵洵武屢折之而蔡京密啟於上不令洵武預議洵武乃約童貫到樞密院具以利害曉之貫反說洵武曰樞密在上前且承當取商量也商量得十來年裏不要相拗官家上方有意相公如此說話恐為他人所奪語已而笑洵武

知京貫之意遂為問目力陳宗社大計請以上意令京條對又上奏曰雍熙中嘗有此舉是時曹彬出河北潘美出河東趙普在南陽聞之上疏切諫彬美卒無功而還因出趙王疏本與曹潘傳進讀曰陛下甯視今日謀議之臣孰如趙普將帥之良孰如彬美甲兵精練孰如國初以太宗之神武趙普之謀畧彬美之為將百戰百勝征伐四克而獨于燕雲乃爾况在今日何可輕議且百年盟誓一朝棄之何以令吾民告敵國乎誠恐兵革

一動中國昆蟲草木皆不得而休息矣上大悟翌日語京曰北事難做則休祖宗盟誓違之不祥京色變其議遂寢契丹既衰宰相王黼復為兼弱攻眛之言以動上心洵武復從容為上言曰自西方用兵禁旅減耗近差郊祀立仗人不能足數使天下常如今日治安固無可言設有風塵之警可為寒心上為之動容因勸上宜保境息民謹備自治無啟邊釁王黼言當兼弱攻昧臣獨謂不若推亡固存也方今非獨兵勢如此而又財用匱

之民力彫獘人皆知之無敢言者臣今取諸路廉訪使者所奏去年兵食實數作榜通冊願陛下置之御坐時賜御覽則天下虛實可知且與强女真爲隣孰若與弱契丹乎議復止　樞密之孫鄧椿跋曰右先樞密諫發燕雲事勾龍中丞如淵雖書之恐未信于後世又嘗求汪公應辰跋其尾汪公曰此段已編入徽考刪定實録中矣馮少卿方手録于家後求其真蹟藏于九襲以示子孫先樞密掌兵西府不幸宰相闕　深引太宗趙普

曹彬潘美鑑有死不從公殁黼始遂前議云某即公黼即王黼前議即燕弱攻昧之說談經之誤以致敗國事塗炭生靈迨今蹂躪河洛者幾五十許年則燕弱攻昧之說勝也悲夫　朱勝非秀水閒居録曰政和末知雄州和詵奏契丹益發燕雲之兵燕雲亦叛有董龐兒者率衆為劇寇契丹不能制蔡京時領三省事僥倖一切之功遂招龐兒許以燕地王之龐兒上表自號扶宋破敵大將軍董才後歸朝賜姓名趙詡者是也乞遣兵

為援期取中國故地京大喜乃更戍朔方陜右之兵命江外州軍製袍帶欲以冠帶新民鄧洵武子常知樞密院為京言南北通好久矣今信一叛人之言而欲敗百年之盟不可京不聽是時童貫以太師樞密院總邊事洵武又為貫言西北敵勢强弱不同度我之力能制彼乎恐兵連禍結卒無已時貫亦不聽洵武乃疏伐燕利害二十七條名曰北伐問目皆有注其一云出師之名注云恃此盟誓百年不見兵革絶之必有名以令吾民

以告敵國餘類此又録趙普諫太宗北征疏同奏上皇頗嘉納此議爲之緩至宣和初竟出師矣董才者易州淶水人少貧賤沉雄果敢號董龎兒募鄉兵戰金人敗績主將欲斬之才亡命山谷遂爲盜剽掠州縣衆至千人契丹患其殘賊才踰飛狐靈丘入雲應武朔斬牛欄監軍函其首來獻政和七年知岢嵐軍解潛招之并其黨以聞其表有云受之則全君臣之大義不受則生秦越之異心上召見董才陳契丹可取之狀甚切賜姓趙

名翊　趙普諫伐燕疏并劉子附于此疏曰武勝軍節度使臣趙普右臣自二月中伏覩忽降使臣差般糧草及詳勑命知取幽州既奉指揮尋行科配非時舉動莫測因由邇後雖聽捷音未聞成事稍稽尅復俄及炎蒸飛芻輓粟以猶繁擐甲持戈而未已民疲師老將恐有之臣自此月以來轉增疑慮潛思陛下萬機在念百姓為心聖畧神功舉無遺算至于平收淅右力取河東乘後代之英奇雪前朝之憤氣四海咸歸于掌握十年時

致于雍熙唯彼契丹豈為敵對遷徙無常自古難得制之前代聖帝明王無不置于度外任其隨逐水草皆以法羈縻之此際官家何須掛意必是有人扶同諂佞誑惑聰明因舉不急之兵稍涉無名之議非論曲直且覺淹延將成六月之征頗有千金之費以玆忖度深抱憂虞切念臣雖寡智謀粗親墳典千古興亡之理得自簡編百王善惡之徵聞于經史其間禍淫福善莫不如影隨形煥若丹青明如日月嘗為大訓歷代寶之臣讀史

記見漢武時主父偃徐樂嚴安輩所上長書及唐元宗時宰相姚元崇直奏十事可以坐銷患害立致昇平惟慮至尊未能留意醫時救弊無出于斯又聞前事為後事之師古人是令人之則據其年代雖即不同量彼是非必然無異輙思抄録專具進呈伏望聖慈特垂披覽謹列逐件如後 云云

云 伏念臣謬以庸材叨居顯位幸逢千年之運深承二聖之知從白屋而上丹霄非由智畧出卑僚而登極位只是遭逢恩私何嘗于轍魚報效不

如于犬馬粗懐性識常積驚惶所恨者齒髮衰殘精神減耗既不能獻謀闕下又不能效命軍前惟有徽識書章上奏今者伏自朝廷大興禁旅遠事征伐驅百萬戶之生靈咸當輦運致數十州之地土半失耕桑則何異為鼷鼠而發機將明珠而彈雀所得者少所失者多只於得少之中猶難入手更向失多之外別有關心前未見于便宜可垂興于詳酌臣又聞聖人不凝滯于物見可而進知難而退理貴變通情無拘執故前聖謂事苦

則慮易兵久則變生臣之愚誠深懼于此秦始皇之拒諫終累子孫漢武帝之回心轉延宗社如忽遲晚恐失機宜而況旬朔之間便為七月竊慮內地先困邊庭荒涼北地則弓硬馬肥轉難擒制中國則民疲師老應誤指呼臣今獨興沮衆之言深負彌天之過輙陳狂瞽抑有其由竊以暮景殘光能餘幾日酬恩報義正在今時恐勞宵旰之憂寧避僭踰之罪慮希聖聽早議抽軍聊為一縱之謀別有萬全之策伏望皇帝陛下安和寢

膳惠養疲羸長令外户不扃永使邊烽罷警自然殊方慕化率土歸仁曁四國以來王料契丹而安往又何必勞民動衆賣犢買刀有道之事易行無爲之功最大如斯弔伐是謂萬全臣又竊料陛下非久興兵恐因偏聽其奈人多獻佞事欠防微大凡小輩各務身謀誰思國計或承宣問皆不直言盡解欺君弗憂敗事得之則奸邪獲利失之則社稷懷憂昨者直取幽州未審孰爲謀者必無成算俱是誑言其于虚實之間此際總應彰露

臣既不知頭主無以指射姓名伏望官家尋其尤者特
正奸人之罪免傷聖主之明所貴詐偽僭心忠臣盡力
共畏三千之法同堅八百之基臣於此時欲吐肺肝先
寒毛髮驚疑猶豫數日沉思又念往哲臨終尚能屍諫
微臣未死惡忍面諛明知逆耳之言不是全身之計但
緣恩同卵翼命直鴻毛將酧國士之知豈比衆人之報
投荒弃市甘當此日之誅竊禄偷安不造來生之業惟
祈聖明特賜察量更有細微別具劄子冒犯冕旒臣無

任傾心瀝懇憂國忘家涕泗旁惶激切屏營之至劉子
曰臣濫守藩方聊知稼穡見當州管界承前多是荒涼
户小民貧程遥路僻量其境土五縣中四縣居山驗彼
人家三分内二分是客昨來差配甚覺艱辛伏緣在此
直至莫州往來四千餘里或是無丁有税須至雇人般
糧每㪷雇召之𧶘賤者不下五百元配二萬石數約破
十萬貫錢且如本户自行費用無多所校乃是二萬家
之貧户出此十萬貫之見錢所以典業賣牛十聞六七

其間兼有鬻男女者亦有弃性命者仍加善誘偶副嚴
期自從起發去來已及八十餘日近知内有人户裏私
刼鄉村皆云裝起軍糧未有送納去處原無口食在取
盤纏雖不辨其虚真又難行于審覆訪聞街坊竊議前
後說得多般稱被契丹圍刼軍都兼被刼糧草及令尋
看皆刼隱藏蓋緣臣無以知軍前事宜祇聽得外面消
息況九重容事不應泄于朝廷奈百姓流言已相傳于
道路詳其住滯必有艱難伏乞聖慈早令停罷更或遲

久轉費糧儲潛思今日人情不可再行差配如或再有
徭役決定廣有逃移假令收下幽州邊境轉度干戈未
息忽然生事未見理長必因有僭濫之徒奸邪之黨但
說契丹時逢幼主地有災星以此為詞曲中聖旨不審
戒情上下幽州俱此生涯土宿照臨闕外可以征討
若彼能同衆意縱惡主亦難輕不順羣情無災星而亦
敗誠宜守道事貴無私如樂禍以求功竊得之而不武
此盖兩省少昌言之士靈臺無有藝之人而况補缺拾

遺合專思于規諫天文歷算須預定于吉凶成玆誤失之尤各負疎遺之罪若無懲責何戒後來　邵伯溫曰崇寧中居洛因過仁王僧舍得葉子册故書一篇乃趙中令諫太宗皇帝伐燕疏并劉子其疏與國史所載大畧相似有不同者劉子則惟見于此太宗晚喜佛中令因其所喜以諫云伯温竊聞太祖一日以幽燕圖示中令問所以取幽燕之策中令曰縱可取孰可守太祖不語久之曰卿可謂遠慮矣太祖自此絶口不言伐燕至

太宗因平河東乘勝欲擣燕薊時中令鎮鄧州故有是
奏太宗下詔褒其言嗚呼中令從祖宗定太平尚以取
幽燕為難近時小人竊大臣之位者乃建議結金人滅
大遼取幽薊卒致天下之亂悲夫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

宋 徐夢莘 撰

政宣上帙

起政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戊申盡十二月二日

己卯

五月二十七日戊申廣安軍草澤安堯臣上書乞寢燕雲等事書曰政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草澤臣安堯臣

謹昧死裁書百拜獻于皇帝陛下臣覩商高宗嘗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臣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為天下萬機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盡察堂上遠于百里堂下遠于千里以九重之深而欲盡于四方萬里之遠百辟之忠邪賢佞生民之利害休戚顧不難哉是以帝王之德莫盛于納諫諫行言聽則膏澤下于民天下同臻于安樂之域

社稷之利也臣聞陛下臨御之初從諫如流嘗下求言之詔曰言之不當朕不加罪于是蹇諤之士冒昧自竭咸効愚忠而憸人欲杜塞言路竊弄威柄乃熒誤陛下加以抵誣之罪遂使陛下負拒諫之謗於天下久矣比年以來言事之臣朝奏夕貶天下之人結舌杜口以言為諱乃者宦寺專命交結權臣共唱北伐之議不思所以蠹國而害民上自宰執下至臺諫曾無一人肯為陛下言者咸以前車為戒陛下復何賴焉臣謂燕雲之役興

則邊隙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此臣所以日夜為陛下寒心者也臣螻蟻之微自頂至踵不足以膏陛下之斧鉞倘使上冐天威必罰無赦臣雖死無悔何憚而不言哉願畢其説以獻焉臣聞中國内也四方外也憂在内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内憂亦有外懼蓋自古外國之于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聖人以一身寄乎巍巍之上安而為泰山危而為累卵安危之機不在于敵之服叛去來也則天下國家必固本

以釋末未嘗竭內以事外雖羈縻制禦之不失徒使為中國之藩籬耳曷嘗與之謀大事圖大功俾憂生乎內也昔王都說契丹入塞以率晉兵定人皆以為後患可不鑒哉古者敵國憂在外今者敵國憂在內外憂之患吾能固本以釋末將賢而敵惰即剪滅其患不及中原泰山之安有足恃者內憂之懼由吾竭內以事外邦本凋殘海內虛耗累卵之危指日可待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為之懼臣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

安而無變甚可懼也陛下亦思之乎厥今天下之危如累卵奈何陛下不思所以固本之術委任姦臣竭生靈之膏血欲奉强敵以取必爭之地使上累聖德此億兆所同憂也且天生北國其為中國患自古然矣乃不與吾奮然而爭而轉若乞憐者非畏吾也蓋邊境之上未有可乘之隙度德量力安得不蓄其銳而伺吾隙以逞其所大欲邪將見四境交侵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昔秦始皇纘六世之餘烈既併六國南取百越之地以

為桂林象郡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其意非以衛邊地并救民死乃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漢孝武資累世之積蓄財力有餘士馬強盛務恢封畧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結烏孫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于用度不足算及舟車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始弃輪臺之地下哀痛之詔豈非聖人之所以悔哉宋文帝元嘉中比西漢文景分命諸將經畧河南致拓跋瓜步之師

因而國蹙陳宣帝纘業之後拓土開疆志大不已遂有呂梁之敗江左日蹙力殫財竭旋為隋氏所滅隋煬帝負其富强之資思逞無厭之欲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賦斂百端四海騷然土崩魚爛喪滅國家唐太宗定海内時稱英主然而東有遼海之軍西有昆丘之役師旅數動百姓疲勞雖未致于禍敗然不免有中材庸主之議明皇開元之際宇内謐如邊將邀寵競圖戰伐西陲青海之戍遼東天門之師磧西怛邏之戰雲南

渡瀘之役沒于異域數十萬人幽冦乘之天下離潰是皆窮兵貪地好功勤遠罔守持盈之道不顧勞民之弊孰若周宣中興獫狁為害追之太原及境而止盖不欲弊中國怒遠人也故享國日久時人詠其美孝文專務以德化民凡有不便輒弛以利民與匈奴結和親後乃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勞百姓是以國富刑清漢祚日永天下歸仁孝元亦納賈捐之議棄珠崖之陋後世以為美談東漢建武中人康俗阜臧宫馬武

請殄匈奴報曰捨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可謂深達治源者乎歷觀前代雖征討外國時有異同勢有可否謀有得失事有成敗然毒蠧四表瘡痍兆姓未嘗不由好大喜功竭內事外者也昔人謂國雖大好戰必亡故聖人務德不務廣土王者不治外裔春秋亦內諸侯而外秦楚非謂中國之力不能制之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疆土遼

遠法俗各異居于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山谷險阻之地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誠不欲竭內以事外故也樊噲嘗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謂其可斬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宣帝議加爵賞蕭望之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違法恐後奉使者為國家生事陳湯誅郅支匡衡劾其矯制而顓命郝靈筌斬默啜姚崇慮彼邀功者生心三朝不加賞抑有由矣是故古者天子控制 遠方來則懲而禦之

去則倫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羈縻不絕使曲在彼乃聖王制禦外國之常道也在昔東邊避李牧北邊憚郅都南蠻服孔明西戎畏郝玼此四人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君臣同體固守邊疆故能威震四裔邊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或有僥倖一時為國生事興造邊隙邦憲具在夫何足云我宋太祖皇帝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總熊羆之衆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然不能下幽燕兩州之勍

敵豈勇力智慧不足哉盖兩州之地鄰國所必爭者不忍使吾赤子重困鋒鏑乃置而不問章聖皇帝澶淵之役以契丹大舉來侵不得已而與戰既戰而勝乃聽其求和遂與之盟邊巡引兵而退盖亦欲國家固而不忍困民力也明矣伏願陛下思祖宗積累之艱監歷代君臣之失杜塞邊隙務守景德舊好選忠義智勇之人如郅都者使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無使强敵乘間伺隙窺我邊疆上以安宗廟下以保

生靈豈不𨘺哉臣前所謂燕雲之役興則邊隙遂開者此也臣觀自古國家之敗未嘗不由宦者專政當時君世主心非不知其然而因循信任不能斷而馭之故終至委靡頽弊傾覆神器不可枝梧而後已大抵此曹手執帝爵口銜天憲則臣下之死生禍福在焉出入卧内靡間朝夕巧于將迎則君心為之必移況隆以高爵分以厚禄加之以信任以資其威福之權哉我宋開基太祖皇帝鑒前世之弊務行剗革内品供奉不過二十人

徒使供門户掃除之役寶元以後元數倍增加禄廪從
優咸平中洛苑使秦翰雷有功因討王均之亂既而有
功授以忠州刺史自後劉保信等初無纖毫功咸起僥
倖之心乃攀援前文遂皆遥領團練刺史議者否之繼
以明道制命出于幃幄威服假于宦寺斜封墨勅授之
匪人委用漸大茲風一扇先朝之典制盡廢當時臺諫
以死争之期必行而後已今乃不然宦寺之數不知其
幾但見腰金拖紫充滿朝廷處富貴之極忘分守之嚴

專總威權決議中禁蔽九重之聰明擅四海之生殺懷諂諛之心巧媚曲求者則舉而登用勵匪躬之操直情忤意者則旋見排斥以致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府第羅列大都親族布滿丹陛南金和寶冰綃霧縠之積富侔天子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僭擬後宫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更相援引同惡相濟一日再賜一月累封爵禄極矣田園廣矣金繒溢矣奴婢官矣縉紳士大夫盡出其門矣非復向時掖廷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

也皇綱何由而振邪是以賢才嗟讟志士窮棲莫此為甚昔人謂宦者專而國命危良有以也臣布衣賤士無官守言責不敢纖悉條具上瀆聖聰請以誤國之大者童貫而論之臣謹按貫起自卑微本無知謀陛下付以兵柄俾掌典機密自出師陝右已彌歳祺專以欺君罔上為心虛立城砦妄奏邊捷以為已功汲引羣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交通饋遺鬻賣官爵超躐除授紊亂典常有自選調不由薦舉而改京秩者有自行伍不用資

格而得防圍者有放逐田里不應甄叙而擢登清禁者有託儒為奸懵不知書而任以蘭省者或陵德鮮禮不通世務徒以家累億金望塵下拜公行賄賂而致身青雲者比比皆是或豢驕恃勢不知古今徒以門髙閥閲摇尾乞憐僥倖請托而立登要津者紛紛接踵一時鮮廉寡耻之人爭相慕悦侵漁百姓奉其欲為惟恐居後兵戎戰士冒石傷弓生有金帛之賜死有褒贈之榮自法權歸貫紛更殆盡戰傷之卒秋毫無所得死者又誣

以逃亡之罪賞罰不明兵氣委靡凱還未歌書品已崇庖人廝卒掃門執鞭之隸冒功奏賞有馴致節鉞者名器一何輕哉山西勁卒貫盡選為親兵實自衛也方戰伐之際它兵躬行陣之勞班師之後親兵冒無功之賞意果安在此天下所共憾而陛下怡然不顧也貫為將帥每得絡金帛以濟軍需悉充私藏乃立軍期之法取償于州縣依勢作威倚法肆貪暴征橫歛民不堪命將士為之解體貫方且意氣洋洋自為得計兇焰勃然臺

諫之臣間有剛毅不回之士愛君愛國一言議及則中以危法遂使天下不敢言而致歸怨陛下矣今者中外之人咸謂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李良嗣以為謀主共唱北伐之議經營之久國既匱乏乃更方田以增常稅均糴以充軍儲茶鹽之法朝行暮改民不奠居加之以饑饉迫之以重斂其勢必無以自全陛下茍能速革其弊則赤子膏血不為此曹涸也今天下之民被茲毒蠹久矣其貧至矣養生送死不足之恨亦深矣昔人謂刻

核太至者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臣愚深恐無恒心之民以刻核太至不能自安或起不肖之心其患有至于不可禦者又況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積怨氣天心憫焉非朝廷福也劉蕡謂自古宦者預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其言載之青史雖愚夫愚婦莫之或非陛下倘優游不斷異時禍稔蕭墻奸生幃幄追悔何及伏願陛下以天日之明塞陰邪之路制侵凌廹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使安其分可也史臣亦謂宦者亂人

之國其源深于女禍陛下何苦暱之此臣愚所不識也恭惟陛下以社稷為心以生靈為念思禍患于未萌之機戒其所當戒更其所當更斷自宸衷決而行之無恤邪論之紛紛天下幸甚臣前所謂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者此也臣一介草茅世食陛下之禄沐浴陛下膏澤久矣當此之時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臣獨輒吐狂直上觸天威非不知言出而禍從計行而身戮盖痛紀綱之壞哀生靈之困變亂將起社稷將危忠憤所激有不

能自已不識陛下能赦之否臣聞唐貞觀時有上封事者或不切事文皇厭之欲加譴黜魏鄭公諫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已過封事其謗木之遺乎陛下思聞得失當咨其所陳言而是乎為朝廷之益非乎無損于政帝悅皆勞遣之今臣惓惓非望陛下之勞遣願陛下咨其所陳摭其實而行之使納諫之君不獨專美于前代臣子之至願也惟陛下裁之嗚呼犯顏逆鱗者人臣之盡忠廣覽兼聽者聖人之盛德臣之所以自處者可謂忠矣

陛下所以處臣宜何如焉願少緩天誅庶開忠讜之路永保無窮之基倘或不容身首異處取笑士類亦臣不恤也臣無任昧死俯伏聽命之至臣堯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童貫上平燕策蔡絛北征紀實曰是歲童貫上平燕策大抵謂雲中根本也燕薊枝葉也當分兵撓薊燕而後以重兵取雲中其語汗漫無取盖是時貫尚未有名士大夫從之加以緣飾其姦爾

八月四日甲寅馬政同呼延慶等行馬政同高藥師等

行賫禮物今見女真國主再議舊好復依建隆雍熙以來賣馬事次可附口詔傳宣撫問迤邐議及夾攻大遼事脫或有意可言次遣使來議須密諭之遂就登州乘兵卒海軍船去
九月二十九日戊午聖旨將安堯臣書送尚書省衆議以聞
閏九月九日戊辰馬政等下船達北岸馬政與高藥師下海達北岸為邏者所執奪其物屢欲殺之藥師辯論

再四得免遂縛以行

二十七日丙子馬政等至女真所居安扎川拉林河馬政被縛行經十餘州方至國主所居安扎川拉林河三十餘里其用事人曰尼堪 曰阿呼曰烏舍皆呼郎君請問遣使之由政對以先是貴朝在大宋太宗皇帝建隆二年時常遣使來賣馬今來主上聞貴朝攻陷契丹五十餘城欲與貴朝復通前好兼自契丹天怒人怨本朝欲行弔伐以救生靈塗炭之苦願與貴朝共伐大遼雖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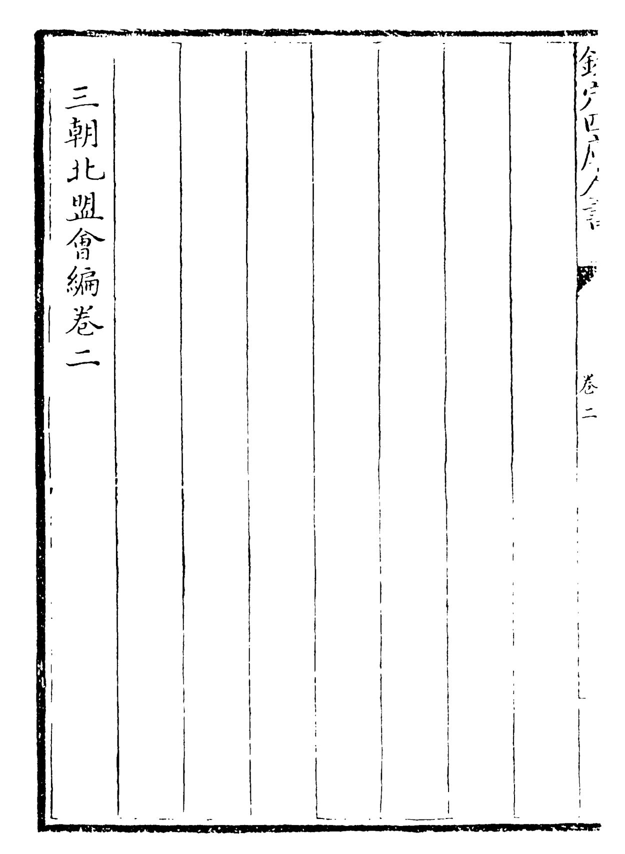
朝未有書來特遣政等軍前共議若允許後必有國使來也阿固達遂與尼堪阿呼烏舍共議數日遂質登州小校王美劉亮等六人發人同馬政來

十一月巳酉朔是日改元重和元年十三日辛酉以安堯臣上書頗有可採除承務郎是日御批比縁大臣建議恢復燕雲故地安堯臣遠方書生既陳說歷代興衰之迹達于朕聽臣僚咸謂毀薄時政首沮大事乞重行竄殛朕以承平日久言路壅蔽敢言之士不忍寘之典刑

議加爵賞僉論未允朕獨何私契勘安尭臣崇寧四年已曾許用安惇遺表恩澤奏補因得責降遂寢不行令惇雖未復舊官可特與正奉大夫遺表恩澤令吏部檢元狀乞次補尭臣尚書吏部恭奉御筆比緣大臣云云至補尭臣本部尋檢到崇寧四年七月十一日都省批送下故特進安惇妻清河郡夫人張氏陳乞補尭臣狀詳覆遵依御筆施行故追復正奉大夫惇遺表恩澤與親姪尭臣文資右擬補承務郎惇廣安軍人在哲宗朝為樞密

使主上即位之初其子郊嘗指斥乘輿有不欲立上之語後為族人所告勅令合州根治既得其實郊為棄市惇去十官至是復正奉大夫

十二月二日己卯馬政同女真人渤海李善慶等來女真發渤海人一名李善慶熟女真一名小薩多生女真一名布達共三人賫國書并北珠生金貂革人參松子為贄同馬政等俾來還禮朝覲以十二月二日至登州詣京師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

宋 徐夢莘 撰

政宣上帙

起重和二年正月十日丁巳盡其日

重和二年正月十日丁巳金人李善慶等至京師是日李善慶等入國門館于寳相院上令蔡京童貫鄧文誥見之議事詔補善慶修武郎薩多從義郎布達秉義郎

給金俸　女真古肅慎國也本名朱理真訛為女真或
以為黑水靺鞨之後而渤海之别族三韓之辰韓方世
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緑水之源阿固達建號曰皇
帝寨至亶改曰會寧府稱上京東瀕海南隣高麗西接
渤海鐵離北近室韋三國志所謂挹婁元魏所謂勿吉
隋謂之黑水部唐謂之黑水靺鞨皆其地也有七十二
部落各有首領分治之隋開皇中遣使貢獻文帝因宴
勞之唐貞觀中太宗征高麗靺鞨佐之戰甚力開元中

其長來朝拜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府以部長為都督刺史五代時始稱女真後唐明宗時常入登州渤海契丹安巴堅乘唐衰亂開國北方并吞諸番三十有六女真其一焉安巴堅慮女真為患乃誘其強宗大姓數千户移至遼陽之南以分其勢使不得相通遷入遼陽著籍者名曰哈斯罕自咸州之東北分界入山谷至于粟沫江中間所居隸屬咸州兵馬司者許與本國往來粟沫之北寧江之東北者地方千餘里户口十餘萬散居

山谷間依舊界外野處自推雄豪為長小者千户大者數千户又有極邊遠而近東海者則謂之東海女真其人勇鷙每出戰皆被以重扎令前驅名曰硬軍部族雖同居處綿遠不相統屬各長雄其地則至契丹東北隅土多林木田宜麻穀以耕鑿為業不事蠶桑土産名馬生金大珠人參及蜜蠟細布松實白附子禽有鷹鸇海東青獸多牛羊麋鹿野狗白彘青鼠貂鼠花果有白芍藥西瓜海多大魚螃蠏冬極寒多衣皮皆以厚毛為衣

非入屋不徹稍薄則墮指裂膚盛夏如中國十月西北自雲中至燕山數百里地皆山坡極高去天甚近東有蘇扶等州與中國青州隔海相直其人則耐寒忍飢不憚辛苦食生物勇悍甚善騎上下崖壁如飛濟江河不用舟楫浮馬而渡精射獵每見巧獸之蹤能躡而推之得其潛伏之所以樺皮為角吹作呦呦之聲呼麋鹿射之其俗依山谷而居聯木為柵屋高數尺無瓦覆以木版或樺皮或以草綢繆之墻垣籬壁率皆以木門皆東

向環屋為土床熾火其下而寢食起居其上謂之炕以取其煖奉佛尤謹以牛負物或鞍而乘之遇雨多張牛革以為禦飲宴賓客盡携親友而來及相近之家不召皆至客坐主人立而侍之至食罷衆客方請主人就坐酒行無算其衣布好白富者以珠玉為飾衣黑裘細布貂鼠青鼠狐貉之衣其飲食則以麋釀酒以豆為醬以米為飯葱韭之屬和而食之芼以蕪荑食器無瓠陶無匕筯皆以木為盌春夏之間止用鮮粥下粥肉味無多

品止以魚獐生食間用燒肉冬亦冷飲却以木楪盛飯木盌盛羮下飯肉味與下粥一等飲酒無算炙股烹脯以餘肉和羮擣爛而進率以為常其禮則拱手退身為喏跪右膝蹲左膝着地拱手摇肘動止于三為拜其言語則謂好為賽堪或為賽音謂不好為朗色謂酒為博囉達喇蘇謂棍子敲殺曰穆克珊布徹赫斡布嚕又曰穆克珊坦搭哈又曰斡布哈夫謂妻為薩爾罕妻謂夫為額伊根其節序元日則拜日相慶重午則射柳祭天

其婚嫁富者則以牛馬為幣貧者歸後方具禮偕來女家以告父母其携妻歸寧謂之拜門因執子壻之禮其樂則有鼓笛其歌有鷓鴣之曲其疾病則無醫藥尚巫祝其道路則無旅店行者息于民家主人初則拒之拒之不去方具飲食而納之茍拒而去之則餘家無復納者其市易則惟以物易無錢無蠶桑無工匠屋舍車帳往往自能為之其姓氏則曰完顔特嘉納喇費摩鄂通赫舍哩圖克坦巴延圖們温特赫尼瑪哈珠嘉阿克占

博都哩富珠哩洪果通吉阿達烏凌阿富察烏頁圖克坦布薩温屯蒙古唐末部落繁盛共有三十首領每首領有一姓通有三十姓其官名則以九曜二十八宿為號曰安班貝勒大官人貝勒官人其職曰圖們萬戶明安千戶穆昆百人長富埒琿、牌子頭貝勒者統官也猶中國言總管云自五十戶貝勒推而上之至萬戶貝勒皆自統兵緩則出獵急則出戰其宗室皆謂之郎君無大小必以郎君總之雖卿相盡拜于馬前郎君不為禮役使如奴隷又有號阿喇勒伊拉齊貝勒

尼堪為元帥後雖貴亦襲父官而不改其號其法吏治則無文字刻木為契謂之刻字賦斂調度皆刻箭為號事急者三刻之殺人剽刧者搥其腦而死之其家人為奴婢親戚欲得者以牛馬財物贖之其贓以十分為率六分歸主而四分沒官罪輕者决柳條或以物貸命則割耳鼻以誌之其獄掘地數丈置囚于其中其稅賦無常遇用多寡而斂之法令嚴殺人取民錢重者死其他罪無輕重悉决柳條笞背不杖臀恐妨騎馬罪極重者

鞭以沙袋守一州則一州之官許專決守一縣則一縣之官許專决凡有官者將决杖之廊廡賜以酒肉官尊者决于堂上已杖視事如故其用兵則以戈為前行人號曰硬軍人馬皆全甲刀棓自副弓矢在後設而不發非五十步不射弓力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輙不可出人攜不滿百隊伍之法什伍百皆有長伍長擊柝什長執旗伯長挾鼓千長則旗幟金鼓悉備伍長戰死四人皆斬什長戰死伍長皆斬百長戰死什長

皆斬負鬬戰之尸以歸者則得其家貲之半凡為將皆自執旗人視其所向而趨自主帥至步卒皆自控馭無從者國有大事適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者始議畢即漫滅之人不聞聲其密如此將行軍大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聽而擇焉其合者即為特將任其事師還又大會問有功高下賞之以金帛若干舉以示衆或以為薄復增之初起之時率皆騎兵旗幟之外各有字記小大牌子繫馬上為號每五十人分為一隊前二十人全裝

重甲持棍槍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有一二人躍馬而出先覘陣之虛實或向其左右前後結隊而馳擊之百步之内弓矢齊發中者常多勝則整隊而緩追其分合出入應變若神人自為戰戰則必勝遼國沿邊置東京黃龍府兵馬都部署司咸州湯河兵馬詳衮司東北路統軍司分隷之至道宗避真宗廟諱改曰女直遼主歲入秋山女真當從呼鹿射虎搏熊皆其職也辛苦則在前逸樂則不與然時為邊患遼國謂之羈縻

道而已本朝建隆二年始遣使來貢方物多名珠貂皮自此無虚歳或一再至雍熙中來訴契丹置三栅屯兵絶其朝貢之路乞遣兵平之真宗爲降詔撫諭而不發兵又嘗訟高麗誘契丹侵其疆大中祥符三年契丹征高麗過其國乃與高麗合拒契丹女真衆纔一萬而弓矢精强又善爲灰城以水沃而成氷堅不可上契丹大敗喪師而還至仁宗朝遂不復通中國先是建隆以來熟女真由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元豐五年

詔先朝時女真常至登州賣馬後聞馬行假道爲高麗截隔歲久不至今朝廷與高麗往還可降詔王徽如女真願市馬中國者許假道而女真之使卒不至其初長帥本新羅人號完顔氏完顔猶漢言王其兄弟三人一爲熟女真首領號萬户其一適他國完顔年六十餘女真妻之以女亦六十餘生二子其長即呼蘭也自此傳三人至英格太師以至阿固達阿固達身長八尺狀貌雄偉沉毅寡言笑顧視不常而有大志能用其人稍稍

并吞傍邊部族或説以誘納叛亡或加以盜藏牛馬好則結親以和取之怒則加兵以强掠之力農積穀練兵牧馬外多市金珠良馬歲時進奉賂遺以通情好如此者十餘年道宗末年阿固達來朝以烏舍從與遼貴人雙陸貴人投瓊不勝妄行馬阿固達憤甚拔小佩刀欲剌之烏舍急以手握鞘阿固達止得其柄戕其胸不死道宗怒侍臣以其强悍咸勸誅之道宗曰吾方示信以待遠人不可殺或以王衍縱石勒張守珪赦安祿山終

致後害為言亦不聽卒歸之天祚嗣位

天祚遼國第九代耶律延禧號

天祚立未久當中國崇寧之間漫用奢侈宮禁競尚北珠北珠者皆北中來榷場相貿易天祚知之始欲禁絶其下謂中國傾府庫以市無用之物此為我利而中國可以困憊聽之而天祚亦驕汰遂從而慕尚焉北珠美者大如彈子小者若梧子皆出遼東海汊中每八月望月如畫則珠必大乃以十月方採取珠蚌而北方沍寒九十月則堅冰厚已盈尺矣鑿冰沒水而捕之人以病焉

又有天鵝能食蚌則珠藏其嗉又有俊鶻號海東青者能擊天鵝人既以鶻而得天鵝則于其嗉得珠焉海東青者出五國五國之東接大海自海東而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爪白者尤以為異必求之女真每歲遣外鷹坊子弟趣女真發甲馬千餘人入國界即海東巢穴取之與五國戰鬬而後得女真不勝其擾加之沿邊諸帥如東京留守黄龍府尹等每到官各管女真部族依例科斂拜奉禮物各有等差女真寖忿由是諸部皆

怨叛潛附阿固達咸欲稱兵以拒之天慶二年春天祚混同江釣魚舊例諸國首領盡來獻方物宴會犒勞使諸人歌舞為樂至阿固達但端立正視辭以不能天祚謂蕭奉先曰阿固達筵上意氣雄豪可托一邊事殺之不然恐貽後患奉先諫而止阿固達自宴漁河歸益懐異志疑遼見伐尼堪曰迎風縱棹順坂走丸禍至速矣不如乘其無備先併鄰國聚衆為備以待其變於是併瀕海部族用尼堪古紳烏舍為謀主叅與論議以尼楚

赫伊蘭羅索棟摩等為將帥阿固達有度量善謀尼堪善用兵古紳剛毅而強忍（尼堪兄事古紳在內則古紳坐尼堪上在外則尼堪坐古紳上）烏舍有才自製女真法律文字成其一國國人號為薩滿薩滿者女真語巫嫗也以其通變如神尼堪之下皆莫能及天慶四年率兵叛遼會集各部全裝軍二千餘騎首至混同江之寧江州破之大敗渤海之衆獲甲馬三千又敗蕭嗣先于珠赫店又敗拉林河黃龍府咸州好草峪四路都統誅殺不可勝計侵併諸路僉檢強

遂有鐵騎十萬餘天祚下詔親征尼堪烏舍偽請為卑哀乞降者既示衆反以求戰嫚書上之天祚大怒下詔有女真作過大軍盡底剪除等語阿固達聚諸部長以刀剺面仰天哭曰始與汝輩起兵共苦契丹擾而欲自立國爾今吾為若卑哀請降庶幾免禍乃顧盡剪除非人效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可以轉禍為福諸人皆羅拜于帳前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以死拒之天祚率蕃漢兵十餘萬車騎亘百里鼓角之聲

旌旗之色震耀原野自長春路分路而進與女真兵會女真乘契丹未陣急擊之天祚大敗衆軍潰走遂攻掠慶饒等州陷東京黄龍府又陷蘇復渤海遼陽所管五十四州又渡遼長春兩路有楊朴者鐵州人少第進士累官至秘書郎說阿固達曰匠者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師者人之模範不能使人必行大王創興師旅當變家為國圖霸天下謀萬乘之國非千乘不能比者諸部兵衆皆歸大王令力可拔山填海豈不能革故鼎新

願大王冊帝號封諸蕃傳檄響應千里而定東接海隅南連大宋西通西夏北安遠國之民建萬世之鎡基興帝王之社稷行之有疑禍如發矢大王如何阿固達大悅烏奇邁等皆推尊楊朴之言上阿固達尊號為皇帝國號大金改元收國令韓企先訓字以王為姓以旻為名楊朴又稱說自古英雄開國或受禪或求大國封冊遣人大遼以求封冊其事有十乞徽號大聖大明者一也國號大金者二也玉輅者三也衮冕者四也玉刻印

御前之寶者五也以弟兄禮通問者六也生辰正旦遣使者七也歲輸銀絹十五萬疋兩者八也蓋分大宋歲輸之半割遼東長春兩路者九也送還女真阿古齊趙三大王者十也天祚付南北面大臣會議蕭奉先等悉從所請遂差静江軍節度使奚王府監軍蕭實訥抒翰林學士楊勉充封册使副歸州觀察使張孝偉太常少卿王甫充慶問使副衛尉少卿劉湜充管押禮物官將作少監楊卬忠充讀册文官册文云朕對天地之閎休荷祖宗之

丕業九州四海屬在統臨一日萬幾敢忘重任宵衣為
志嗣服宅心眷惟肅慎之區實界扶餘之俗土賓上浸
財布中區雅有山川之名承其父祖之業碧雲褎野固
須挺於渠材皓雪飛箱疇不推于絶傌章封屢報誠意
交孚載念遥芬宜膺多戩是用遣蕭實訥埒持節備禮
策為東懷國至聖至明皇帝嗚呼義敦友睦地列豐腴
惟信可以待人惟寛可以訓物戒哉欽哉式孚于休王
輅輿象輅御寶刻東懷國印到其國楊朴以册文非是

阿固達大怒鞭其使却回之大宋政和七年有蘇復州民百餘户避亂泛大海至文登登岸具言其由登州具奏詔蔡京童貫議選使通好歲遣使命往來議事結盟夾攻大遼復取燕雲故地以致用兵兆亂焉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

宋 徐夢莘 撰

政宣上帙

起宣和元年三月十八日甲子盡宣和三年正月

三月丁未朔是日改元宣和

宣和元年三月十八日甲子差歸朝官朝議大夫直秘閣趙有開忠翊郎王瓌充使女真賫詔書禮物與李善慶等

渡海聘之先是歸朝官趙良嗣趙有開議報女真儀良嗣欲以國書用信禮有開曰女真之長止節度使世受契丹封爵常慕中朝不得入聘何必過為尊崇止用詔書足矣問善慶何如善慶曰二者皆可用惟朝廷擇之於是從有開與善慶等至登州未行有開死會河北奏得諜者言契丹已割遼東地封女真為東懷國王且妄言女真嘗祈契丹修好詐以其表聞於是罷使人之行止差呼延慶等用登州牒遣李善慶等歸

六月三日戊寅呼延慶至女真軍前為女真所留呼延慶至金人軍前其國主與尼堪等責以中輟具言登州移文行牒之非呼延慶答云本朝知貴朝與契丹通好又以使人至登州縁疾告終即延慶與貴朝使人同議欲得早到軍前使人既死遂權令登州作移文賫走前來使人與書不來自有此故若貴朝不與契丹通好即朝廷定别有使人共議切望明察言之不聽遂拘留呼延慶

十二月二十五日丁酉女真遣呼延慶回呼延慶既被留數見國主執其前說再三辨論紛拏累日而國主與尼堪烏舍議論復遣呼延慶歸臨行語云跨海求好非吾家本心共議夾攻匪我求爾家爾家再三瀆吾家吾家立國已獲大遼數郡其他州郡可以俯拾所遣使人報聘者欲交結隣國不敢拒命暨聞使回不以書示而以詔詔我已非其宜使人雖卒自合復差使人止令使臣前來議事尤非其禮足見中輟本欲留汝念過在爾

朝非卿罪也如見皇帝若果欲結好同共滅遼請早示
國書若依舊用詔定難從也且大遼前日遣使人來欲
冊吾為東懷國者葢本朝未受爾家禮之前嘗遣使人
入大遼令冊吾為帝取其鹵簿使命未歸爾家方通好
後既諾汝家而遼國使人冊吾為至聖至明皇帝當時
吾怒其禮儀不全又念與汝家已結夾攻遂鞭其來使
不受法駕乃本國守爾家之約不謂貴朝如此見侮卿
可速歸為我言其所以國主遂起翌日呼延慶辭歸持

其書來云契丹講好不成請復別遣人通好

二十六日戊戌呼延慶離女真軍前

宣和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丁酉呼延慶回到京師是日

入朝奏言女真所言之事賫到女真文字報與遣使大

遼講好不成已起兵攻上京王師中遣其子瓌同呼延

慶赴闕見童貫議事

三月六日丙午詔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趙良嗣由登

州往使忠訓郎王瓌副之議夾攻契丹求燕地歲幣等

是時童貫受密旨借依外勢以謀復燕詔趙良嗣王瓌充使副由登州以往用祖宗故事以買馬為名因約夾攻契丹取燕雲故地面約不賫書唯付以御筆　趙良嗣燕雲奉使録曰宣和二年春二月詔遣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假朝奉大夫由登州泛海使女真忠訓郎王瓌副之以計議依祖宗朝故事買馬為名因議約夾攻契丹取燕薊雲朔等舊漢州復歸於朝廷元奉密旨令面議別不曾賫文字前去三月二十六日自登

州泛海由小謝駝基末島棊子灘東城會口皮囤島四月十四日抵蘇州關下會女真已出師分三路趍上京良嗣自咸州會於青牛山諭令相隨看攻上京城破遂與阿固達相見於龍岡致議約之意大抵以燕京一帶本是舊漢地欲相約夾攻契丹使女真取中京本朝取燕京一帶阿固達令譯者言云契丹無道我已殺敗應係契丹州域全是我家田地為感南朝皇帝好意及燕京本是漢地特許燕雲與南朝候三四日便引兵去良

嗣對契丹無道運盡數窮南北夾攻不亡何待貴國兵馬去西京甚好自今日議約既定只是不可與契丹議講和阿固達云自家既已通好契丹甚閑事怎生和得便來乞和須說與已共南朝約定與了燕京除將燕京與南朝可以和也良嗣對今日說約既定雖未設盟誓天地鬼神實皆照臨不可改也食罷約入上京看契丹大內居室相與上馬並轡由西偏門入並乘馬過五鑾宣政等殿遂置酒於延和樓良嗣有詩云建國舊碑朝

日暗與王故地野風乾回頭笑謂王公子騎馬隨軍上五鑾遂議歲賜良嗣許三十萬却云契丹時燕京不屬南朝猶自與五十萬如今與了燕京如何只三十萬辨論久之卒許契丹舊數良嗣問阿固達燕京一帶舊漢地漢州則并西京是也阿固達云西京地本不要止為去拿阿古須索一到阿古天祚小字若拿了阿古也待與南朝又言平營本燕京地自是屬燕京地分高慶裔云今所議者燕地也平灤自别是一路阿固達云言約已定更

不可改本國兵馬已定八月九日到西京使副到南朝便教起兵相應輒歸且言緣在軍上不及遣使前去止以事目一紙付良嗣回約女真兵自平州松林趍古北口南朝兵自雄州趍白溝夾攻不可違約不如約則難依已許之約以二百騎護送東歸過鐵州遣人走馬追及別有事商量請使副回相見良嗣回至女真所居阿穆呼阿固達具言本約到西京以兵相應却為女疫死且回候來年約日同舉為恐失信請使副回見楊朴諭

云郎君們意思不肯將平州畫斷作燕京地分此高慶裔所見如此須着箇方便後來與尼堪議事諭以兩朝議約既定務在明白庶免異時計較尼堪問有幾事對以將來舉軍之後南兵不得過松亭古北榆關之北免致兩軍相見不測紛爭此最大事一也其地界至臨時可以理會且先以古北松亭及平州榆關為界此其二也要約之後不可與契丹講和此其三也西京管下為恐妨收捉阿古道路所有蔚應朔三州最近於南界將

來舉兵欲先取此三州其餘西京歸化奉聖等州候拿了阿古回日然後交割四也兩國方以義理通好將來本朝取了燕京却要係官錢物此無義理可便除去五也事定之後當於榆關之東置榷場六也榆關在平州之東臣屢以榆關為言者蓋欲包平州在內也尼堪云所言都好但蔚應州亦恐阿古走去彼處候我家兵馬到日來商量所要係官財物曾思量來也係不是便待除去尼堪烏舍云我皇帝從上京到了必不與契丹講和昨來再過上京把契丹墓

墳宮室廟像一齊燒了圖教契丹斷了通和底公事而令契丹更有甚面目來和也千萬必不通和只是使副到南朝奏知皇帝不要似前番一般中間裡斷絕了我亦曾聽得數年前童貫將兵到邊却恁空回對以此探報傳言之誤若是實曾領兵上邊只恁休得郎君亦莫輕信尼堪 大喜云兩家都如此則甚好若要信道將來必不與契丹通和待於回去底國書內寫着打毬射柳及所在宴飲必召同集及令上京俘獲契丹吳王妃作

舞獻酒妃初已配吳王既而延禧私納之又與其下犯法故幽囚上京且言此是契丹男婦媳且教與自家勸酒要見自家兩國歡好阿固達與良嗣把手酬酢曰契丹臙大國土被殺敗我如今臙是大皇帝昨來契丹要通和只為不着兄字以至領兵討伐自家南朝是大帝齊生底國主皇帝有道有德將來只恁地好相待通好更不爭要做兄弟這箇事是天教做不恁地後怎生隔着箇恁大海便往來得我從生來不會說脫空今日既將燕京許與南朝便如我自取

得亦與南朝於是差使副以攻破上京俘獲盤鐵使蘓壽吉來獻其意以謂既以燕地割隷中朝以壽吉本燕人故獻之仍以質留劉亮等六人及因風吹逐刀漁船於立等兵級二十人并交付良嗣還朝

七月十八日丙辰金人差女真實喇實魯充回使渤海高隨大廸烏副之持國書來許燕地金人國書七月日

大金皇帝謹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隔于素昧未相致於禮容酌以權宜在交馳於使傳期計成於大事盍備

露於信華昨因契丹皇帝重遭敗衂竟是奔飛京邑立
收人民坐獲告和備禮册上為兄理有未宜斥令更飾
不自惟度尚有誇淹致親領甲兵恭行順伐途次有差
到朝奉大夫趙良嗣忠訓郎王瓌等奏言奉御筆據燕
京并所管州城原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
絹轉交可往計議雖無國信諒不妄言已許上件所謀
燕地并所管漢民外據諸色及當朝舉兵之後背散到
彼處餘人戸不在許數至如契丹虔誠請和聽命無違

必不允應若是將來舉軍貴朝不為夾攻不能依得已
許為定從於上京已曾遣回轉赴燕路復為敵人遠背
孳畜多疲已還士馬再命使人用報前由即日據捉到
上京盧鉄使蘓壽吉留守同知王民傚推官趙拱等俱
貫燕城内摘蘓壽吉先行付去請發國書備言銀絹依
准與契丹數目歲交仍置榷場及取前人家屬幷餘二
員即當依應具形別幅冀亮遐悰今屬秋初善綏多福
亦有少禮物具諸別録今差貝勒實喇實魯充使大迪

烏髙隨充副同回前去專奉書披陳不宣謹白

九月四日壬寅趙良嗣引實魯等入國門錫宴於顯靜寺衛尉少卿董耘押筵館於同文館

七日乙巳止作新羅人使引見入見於崇政殿上臨軒引實魯等捧國書以進見訖而退

八日丙午錫宴於童貫府第　是日諭實魯等今來所約惟是貴國兵馬早到西京最為大事實魯等對以如一切約定本國兵馬必不失信又詔引實魯等以下三

節人從往相國寺及龍德太乙宫燒香
十八日丙辰實魯等入辭於崇政殿如朝見之儀
二十日戊午實魯等出國門錫宴於顯靜寺良嗣押筵
王瓌充送伴差登州兵馬鈐轄武義大夫馬政持國書
及事目隨實魯等前去報聘約期夾攻求山後地許歳
幣等事左僕射王黼共議回答國書信再差馬政隨實
魯過海仍求割還山後雲中府地土差承節郎京西北
路武學教諭馬擴隨父行朝廷國書九月日大宋皇帝

謹致書於大金皇帝闕下遠承信介特示函書具聆啟處之詳殊副瞻懷之素契丹逆天賊義干紀亂常肆害忠良恣為暴虐知夙嚴於軍旅用綏集於人民致罰有辭逖聞為慰今者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念彼羣黎舊為赤子既久淪於塗炭思永靜於方陲誠意不渝義當如約已差太傅知樞密院事童貫領兵相應使回請示舉軍的日以憑進兵夾攻所有五代以後所陷幽薊等州舊漢地及漢民并居庸古北松亭榆關已議

收復所有兵馬彼此不得侵越過關外據諸色及貴朝舉兵之後背散到彼餘處人户不在收復之數銀絹依與契丹數目歲交仍置榷場計議之後契丹請和聽命各無允從蘓壽吉家屬并餘二員請依應津遣候當秋杪益介熙純令差武顯大夫文州團練使馬政同差來使副還朝外有少禮物具諸别幅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事目樞密院奉聖旨已差馬政同來使賫國書往大金國所有到日合行理會議約事節若不具録慮彼

無別據憑今開列如後一昨來趙良嗣等到上京計議燕京一帶以來州城自是包括西京在内面奉大金皇帝指揮言我本不要西京只為就彼拿阿古去且留着候將來拿了阿古都與南朝趙良嗣等又言欲先取蔚應朔三州却言候再來理會今來國書内所言五代以後所陷幽薊等州舊漢地及漢民即是薊涿易檀順營平幷山後雲寰應朔蔚嬀儒新武皆係舊漢地也內雲州改為西京新城改為奉聖武州改為歸州除山前已定外其西京歸化奉聖

媯儒等州恐妨大金兵馬夾攻來路當朝未去收復其蔚應朔三州正係兩朝出兵夾攻之處今議先次收復其西京歸化奉聖媯儒等州候將來大金國兵馬回歸之後當朝收復一令來國書内已許盡舊日所與契丹五十萬銀絹之數本為五代以後所陷幽薊一帶舊漢地及漢民所以言幽薊一帶便和西京在内若不如此則怎生肯與許多銀絹一令來所約應期夾攻最為大事須是大金兵馬到西京大宋兵馬便自燕京并應朔

州入去也如此則方是夾攻則應得令來相約也若將
來大金兵馬不到西京便是失約即不能依得令來已
定文字也且是早到西京以應夾攻其馬政回於國書
內分明示及舉軍的確到西京月日貴憑相應右劄付
馬政候到日即據上件語言事件一一開說如未信憑
即出此聖旨文字并逐節照會相約不管漏落仍取的
確回書庶早回歸准此繳申無致留滯者
十一月二十九日丙寅馬政至女真以國書授之及出

事目示之阿固達不認西京所許之語且言平灤營三州不係燕京所管政不知元傳言之詳及平州元係燕地但對以唯唯遂留其帳前月餘議論不決金人以朝廷欲全還山前山後故地故民意皆疑吝以為南朝無兵武之備止以已與契丹銀絹坐邀漢地且北朝所以雄盛過古者緣得燕地漢人也今一旦割還南朝不惟國勢微削兼退守五關之北以臨制南方坐受其斃若我將來滅契丹盡有其地則南朝何敢不奉我幣帛不

厚我歡盟設若我欲南拓土疆彼以何力拒我又何必
跨海講好在我俟平契丹仍據燕地與宋為隣至時以
兵壓境更展提封有何不可徐議未遲惟尼雅滿云南朝
四面被邊若無兵力安能立國强大如此未可輕之當
且良圖少留人使不妨阿固達遂將馬擴隨行射獵
馬擴訪䓗齋自叙曰阿固達一日集衆部將出荒漠打
圍射獵尼堪與其並鑾令譯者相謂曰我聞南朝人止
會文章不會武藝果如何其答以南朝大國文武常分

兩階然而武有兼深文墨文有精曉兵務者初不一槩言也尼堪云聞教諭兵書及第莫曉㑹弓馬否某答以武舉進士取在義策弓矢特其挾色耳尼堪遂取已所佩弓授某云且煩走馬開弓願得畧見南人射弓手叚某遂策馬挽弓作射物狀尼堪䀢然馬行積雪中雖晴日不消至晚阿固達召某云聞南使㑹開弓來日隨我射一物如何僕答以武舉射生非所長容試射之恐或有得翼日阿固達設一虎皮坐雪上授僕弓矢各一其

弓以皮為絃指一雪積使某射之再中其端阿固達笑曰射得𪾢好南朝射者盡若是乎僕答以措大弓箭軟弱不堪如在京則有子弟所長入祗候諸班直天下禁軍諸路大事藝人及沿邊敢勇效弓箭手保甲彼乃武藝精壯之人如某特其小小者耳良久阿固達上馬領大廸烏授某弓一射生箭一約云有獸起即射之行二里許一黄麕躍起阿固達傳令云諸將未許射令南使先射某躍馬馳逐引弓一發殪之自阿固達而下皆稱

善是晚尼堪言見皇帝説射得賺好南使射中我心上快活次日還館大廸烏見先君語甚喜次日阿固達遣其弟碩哈郎君賫貂裘錦袍犀帶等七件云南使能馳射皇帝賜尼堪父薩哈勒相公者云南使射生得中名聽甚遠可立一顯名令後喚作伊埒瑪勒譯云善射之人也其隨打圍自拉林河阿固達所居指北帶東行約五百餘里皆平坦草莽絶少居民每三五里之間有一二族帳每帳族不過三五十家自過咸州至混同江以北

不種穀麥所種止稗子舂粮旋炊硬飯遇阿固達聚諸將共食則於炕上用矮擡子或木盤相接人置稗飯一盌加匕其上列以虀韭野蒜長瓜皆鹽漬者別以木楪盛猪羊雞鹿獐麂狐狸牛驢犬馬鵞鴈魚鴨蝦蟆等肉或燔或烹或生臠多以芥蒜汁漬沃續供列各取佩刀臠切薦飯食罷方以薄酒傳杯冷飲謂之御宴者亦如此自過嬪辰州東京以北絶少羊麪每晨及夕各以射到禽獸薦飯食畢上馬每旦阿固達於積雪上以草薦

一虎皮背風而坐前燎草木率諸將至各取所佩箭一隻擲占遠近各隨所占左右上馬放圍軍馬單行每騎相去五七步接續不絶兩頭相望常及一二十里俟放圍盡阿固達上馬去後隊一二里立認旗行兩翼騎兵視旗進趨凡野獸自内赴外者四圍得迎射自外赴内者須主將先射凡圍如箕掌徐進約三四十里近可宿之處即兩稍合圍漸促須臾作二三十匝野獸迸走或射或擊盡斃之阿固達復設皮坐撒火炙啗或生臠飲酒

一兩杯騎散止宿阿固達嘗言我國中最樂無如打圍其行軍布陣大槩出此出獵既還乃令諸郎君家各具酒餚請南使赴宴次日始造國書元日隔夕令具車仗召臨晨出館赴帳前近行五里阿固達與其妻大夫人者於炕上設金裝交椅二副並坐阿固達二妻皆稱夫人次者摳衣親上食物以名馬弓矢劍槊為獻且曰臣下有邪諂姦佞不忠不孝者願皇帝代上天以此劍此弓誅殺之各跪上壽杯國主酬酌之次令南使上壽杯

於國主及夫人飲畢阿固達親遞二盃酧南使阿固達云我家自上祖相傳止有如此風俗不會奢飾祇得這箇屋子冬暖夏凉更不别修宫殿勞費百姓也南使勿笑然當時已將上京掠到大遼樂工列於屋外奏曲薦觴彼左右親近郎君輩玩狎悦樂獨阿固達不以為意殊如不聞宴畢令南使往尼堪家議事畢遣使隨馬政來

宣和三年正月金人差赫嚕大迪烏充使副持書來議

夾攻金人國書正月大金皇帝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
適紆使傳遥示音華載詳別屬之辭備行書外之意事
須審而後度禮當具以先聞昨者趙良嗣等回許與燕
京并所管州鎮書載若不夾攻難應已許今若更要西
京只請就便計度收取如難果意冀為報示有此所由
未言舉動的期所有關封決當事後春令在始善祝多
祺令差貝勒赫嚕大廸烏充國信使副外有少禮物具
諸別錄專奉書不宣謹白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

宋 徐夢莘 撰

政宣上帙

起宣和三年二月十七壬午盡宣和四年四月十日戊戌

宣和三年二月十七日壬午赫嚕至登州 先是女真往來議論皆主童貫以趙良嗣上京阿固達之約欲便

舉兵應之故選西兵宿將會京師又詔環慶鄜延軍與河北禁軍更戍會方臘叛貫以西兵討賊朝廷罷更戍指揮登州守臣以童貫未還留赫嚕等不遣赫嚕狷忿屢出館欲徒步至京師尋詔馬政王瓌引之詣闕

五月十三日丙午赫嚕至京師　是日赫嚕入國門差國子司業權邦彦觀察使童師禮館之未幾師禮傳旨邦彦等曰大遼已知金人海上往還難以復如前議諭赫嚕等歸邦彦等屢失其懽令師禮入奏復得旨候童

貫回赫嚕凡留三月餘凡見辭宴犒並如賓會例王黼

議復國書止付赫嚕等還不遣使　北征紀實曰時方

童貫捕方臘宣撫東南未歸而女真使人同馬政等復

至時上深悔前舉意欲罷結約有旨諭女真人使可復

回也

八月二十日壬子發赫嚕大迪烏賫書歸本國朝廷國

書八月日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帝闕下遠勤尊使

薦示華緘具承契好之修深悉封疆之諭惟夙要於大

信已備載於前書所有漢地等事並如初議俟聞舉軍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順履清秋倍膺純福今貝勒赫嚕大迪烏回有少禮物具諸别幅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十一月金人攻破遼人中京天祚入夾山赫嚕自海上歸阿固達意朝廷絶之乃命其弟固倫貝勒并尼瑪哈烏舍悉師師度遼而用降將伊都為前鋒正月十四日以勁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至其中都攻之自旦至

日中遂陷馬始謂天祚在城中也及破乃知天祚聞其來中夜已竄即莫知所在而天祚遽至燕山矣又懼追襲與其子趙王梁王數百騎復從西北走鴛鴦泊女真既失天祚因遣追兵出平地松林而西將至鴛鴦泊則適與天祚遇天祚大窘因倉皇從雲中府由石窟寺入天德軍趨漁陽嶺又竄入陰夾山夾山者沙漠之北傳謂有泥潦六十里獨契丹能達他人所不能至也女真之君臣因駐兵鴛鴦泊欲經營之攻擊雲中府暨諸州

延引時月也

宣和四年三月十七日丙子遼秦晉國王耶律淳簒立於燕山遣使來告謝不受天祚入夾山數日命令不通宰相李處温欲圖佐命恩倖外假怨軍聲援潛結都統蕭幹勸進燕王僭號燕王者秦晉國王耶律淳興宗之孫道宗洪基弟闕本之子於天祚為從叔初洪基因其子濬欲立淳為儲貳不果已而立天祚淳守燕十二年得人心號燕王又謂九大王又謂覃湘大王在府蕃漢

百官諸軍并僧道父老數萬人勸進遂即位於燕山號天錫皇帝改保大三年為建福元年改怨軍為常勝軍肆赦下詔諭國中曰自我烈祖肇經綸之功至於太宗恢廓清之業故得奄有區夏全付子孫逦後纂承罔不祗肅傳二百祀之逥遠得億兆人之底寧盖泰平或弛於細防而内治多遺於外患以是邊鄙生兹寇仇漸為蔓草之難圖公肆長蛇之洊食敢來問鼎直欲爭衡敵壘尚遥王師自潰兵非不鋭事止失和故使乘輿越在

草莽地隔不果相赴旬餘莫知所歸三邊蕩摇百姓震懾懼不相保謂將疇依咸云六合為家不可一日無主共戴眇質用登至尊皆出素衷尚慚否德又念與其長天下之亂曷若復我家之功茍其宗社不移亦曰神靈所望勢不克避理當共知嗚呼朕以久處王藩歷更政教凡民疾苦與事便宜靡所不知亦曾熟慮自今以後革弊為先所期俾四海用寧不敢以萬乘為樂敢告遠邇予不食言又下詔廢延禧為湘陰王詔曰大道既隱

不行選授之公皇天無私自有廢興之數事繄德效人難力為朕幼保青宫長歸朱邸雖為人情之久係誰云神器之可求常欲避周公之嫌未曾忘季札之節奈何一旦之無主至使兆民之求君推戴四從謳歌百和不敢負祖宗之業勉與攬帝王之權尚慮篡圖之為難庶其復辟之有待近得羣臣之奏縣陳前主之非所謂愎諫矜能比頑棄德躁動靡常節平居無話言室家之杼軸成空更滋淫費陵廟之衣冠見毀不輟常田漢嫡之

戮實無名伋妻之亂尤不可訖無悛改以至播遷伊感自貽大勢已去是謂絶四海之望安得冐一人之稱宜削徽名用昭否徳方朕心之牽愛尚不忍從奈羣議之為公止復見請是以勉稽故事用降新謨嗚呼進退惟公廢興有義豈為小子欲專位號之崇葢狥衆心以為社稷之計凡在聞聽體朕意焉遣知宣徽南院事蕭塔布樞密副都承旨王琚充告謝大宋使副承雄州牒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契丹天祚見在夾山燕王安得擅

立仰會問因依人使復回　北征紀實曰是歲冬末邊探報天祚以兵十萬屯燕京聲言游獵直抵雄霸界上朝廷遽為駭懼及明年春諜報再至始知其意謂中國有謀也欲大舉討女真而懼襲其後是以耀武爾犀小既安則謀之如初三月又報天祚敗走不知所在於是我師遂興　知真定府路安撫使趙遹奏疏乞撫存疏曰臣近准本月十三日樞密院劄子奉御筆邊界為女真所侵兵勢瓦解切慮奔潰侵軼逼犯邊境河北諸路

帥司依已降指揮團結兵馬編排器甲准備不測勾抽
上邊使喚仍先具知委奏聞除已具知委及逐時探到
北界事節次附入内侍省遞奏聞去訖臣竊詳北敵自
澶淵既盟之後歲省用兵之費國享重幣之利遼自知
得計守盟修好皆其誠心然累年以來天祚失德上下
離叛人不為用女真渤海日尋干戈征伐不已敗衂相
繼境土侵削士馬彫殘財力匱耗常疑中國密有窺伺
右梧左枝困弊日甚恭惟陛下好生之德深洽民心帝

王之舉必度萬全况臣常親玉音屢被詔劄每念南北
歡好力固祖宗盟誓謂非細事不可少有引惹造端生
釁遼殊不知聖神加惠兩國之意如此玆睿旨特慮他
寇與奔潰之衆不測侵軼姑示備禦之計廟謨甚遠預
為之防然臣叨承閫寄職所當言茍有管見豈敢緘默
伏覩邊報近者天祚獵於白水川女真掩其無備全軍
陷没天祚不知存亡震擾未見所立若復調兵上邊遼
將謂中國起乘其弊疑隙既開何可復釋唯當示之安

靜致其懷服臣愚切謂耶律氏既有沙漠歷年甚多遼人習熟貴其種類設有奸雄誰肯推服仰惟朝廷與遼兄弟之國共守盟好百有餘載今天祚叔兄子弟尚衆若天祚真遂不還願陛下用家人禮特遣重臣將命彼國推急難之義念外侮之虞慰諭其宗族臣下厚加拊勞勉以忠孝雪恥戡難就其天祚叔兄子弟取天祚之所愛國人之所慕擇賢立孤以主遼衆隆其恩禮賜之封册申結信誓以繼好息民俾之知戴中國遼既以中

國為重得存其宗社則中國有大造於遼也陛下雖不責報遼歸故地歲幣必有以報陛下矣如是則中國不待汗馬之勞遺鏃之費萬無一失而安享大利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伏望聖慈特加採擇速奮睿斷施行實天下之幸貼黃臣愚切謂遼失其君未知所立方疑中國乘間而攻之然陛下兼愛南北生靈務隆義好若即恤其禍難擇立新君當此孤遺乏助之時得倚朝廷以存其國名正言順勢無不從則恩歸於我必服彼心中

固盟誓為利無窮若使彼新君自立則恩非我出立而衆附則勢將復强增戍緣邊過為隄備徒足生釁以啓戎心願陛下無遽增戍開先時之隙無緩立孤貽不及時之悔孔子曰興滅國繼絶世天下之民歸心焉惟聖神亟圖之貼黄臣契勘女真蕞爾小邦自昔通好大遼勢不過遼之一大部其衆强弱與遼不侔徒以天祚失德乘其離心遂致以寡敵衆以弱勝强者非女真之能遼所自取也然遼實大國其人本不畏女真女真今雖

得志亦豈能久取勝於遼國哉遼之新君既立得國人心事將反掌也陛下仁聖被於四海普天率土罔不臣妾若速於斯有以深結遼人使之懷服自削其平日之貪傲今若停增戍之役收援立之恩慮以守盟存國之大義蠻貊革心固不難矣臣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也

三月闕日代州奏得金人邊牒准大金彰國軍應州牒近白水泊擊散契丹放鷂行帳天祚皇帝脫身北走本國軍馬已到山後平定州縣占守訖請代州戒守邊人

員不得輙引逃去人民為國生事自取亡滅

四月十日戊戌太師領樞密院事童貫陜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勒兵十萬廵邊詔下燕京管内官吏軍民百姓等詔曰朕惟皇天盡付中國使宅九有之師取亂侮亡拓其疆土景命所僕惟有德者能克饗之朕服紹丕基仰承先帝休德夙夜祗懼不敢荒寧荷天降康登兹極治聲教所暨遠逮要荒東踰朝鮮西邁積石南越牂牁之境罔敢不廷乃眷幽燕實惟故壤五季不造陷於契丹

惟爾邦君暨厥臣庶懷風慕義思欲來歸忠憤之誠久而彌著今上帝降禍於遼不誘其衷弛絶綱維俶爲暴亂横賦强歛誅剥無厭讒慝作仇脅權相滅至上凌下替妖孽並興傾國喪家自取逋竄白水之敗亟聞纂攘調賦益繁人不堪命且復盜賊蜂起所至繹騷哀此下民恫怨無告朕誕膺駿命俯順人心選將出師復兹境土是謂致天之罰仁伐不仁拯爾羣黎取諸塗炭已遣領樞密院事童貫董兵百萬收復幽燕地與大金國計

議畫定封疆大信不渝中舉外應維天之命莫我敢承王師霆擊雷驅數路並進前角後犄萬旅一心威以濟德孰敢有遏厥志然念王師無戰而天道好生亶茲告猷廸爾有衆爾其深計遠慮覽於興亡如能舉城自歸望風響應使市不易肆士不授旌捨覆巢之危從奠枕之逸是為自求多福惟天矜爾萬民永奠一方惟朕以懌已降處分秦晉國王如納土來朝待以殊禮世享王爵應收復州縣城寨文長官並依舊任事平第功不次

擢用軍兵守戍之士並加優賞願在軍者厚與存祿願
歸農者給復三年收復之後蕃漢一等待遇民戶除二
稅外應該差徭科率無名之賦一切除赦大軍所至務
在安集官吏百姓不得悞有殺傷或災毀廬舍擄掠人
畜犯者並行軍令如或昧於順逆干我王誅若猶豫懷
疑弗克果斷自膏原野實爾自貽惟予肅將天威敢自
逸罰時弗可失其尚勉哉禍福無門惟爾自召朕言不
再師聽惟明故兹詔示想宜知悉貫以環衛軍為中軍

述古殿學士劉韐為行軍參謀保靜軍節度使种師道為都統制武泰軍承宣使王禀華州觀察使楊可世為之副時上微出齋宮以觀出師因餞貫仍以御筆三策付童貫如燕人悅而從之因復舊疆策之上也耶律淳能納款稱藩策之中也燕人未即悅服按兵廵邊全師而還策之下也貫祗奉聖訓振武而行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